

東海巴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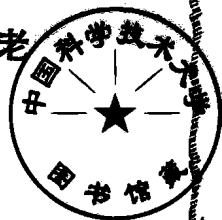
老舍



新豐出版公司印行

東海巴山集

老舍著



新豐出版公司印行

東海巴山集

著者 老舍

出版者 新豐出版公司

總經售處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六馬路十四號

四川分發行所 自生書店
重慶商業場西三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初版——二〇〇〇(冊1024)

東海巴山集序

此集所收，或成於青島，或成於重慶，故以東海巴山名之。

老舍

東海巴山集目次

火車	一
兔	一四
殺狗	三三
東西	五六
浴奴	六九
一塊豬肝	七八
人同此心	八九
一封家信	一〇一
戀	一一〇
小木頭人	一二二
不成問題的問題	一四二
一筒砲台煙	一八二

火車

除夕。陰歷的，當然；國歷的那個還未曾算過數兒。

火車開了，車悲鳴，客輕嘆。有的算計着：七，八，九，十；十點到站，夜半可以到家；不算太晚，可是孩子們恐怕已經睡了；架上放着罐頭，乾鮮果品，玩具；看一眼，似乎聽到喚着「爸」，呆呆的出神。有的知道天亮纔能到家，看看車上的人，連一個長得像熟人的都沒有；到家，已是明年了！有的……車走的多慢！心已到家一百多次了，身子還在車上；吸煙，喝水，打哈欠，盼望，盼望，扒着玻璃看看，漆黑，渺茫；回過頭來，大家板着臉；低下頭，淚欲流，打個哈欠。

二等車上人不多。胖胖的張先生和細瘦的喬先生對面坐着二位由一上車就把絨毯鋪好，爲獨據一條凳。及至車開了，而車上旅客並不多，二位感到除夕奔馳的淒涼，同時也微覺獨佔一凳的野心似乎太小了些，同病相憐：二人都拿着借用免票，而免票早一天也勻不出來。意見相合：有免票的人教你等到年底，你就得到年底；而有免票的人就是願意看朋友乾着急，等到開火！同聲慨嘆：今日的朋友——哼，朋友！——遠非昔日可比了，免票非判除夕不撒手，還得搭老大的人情呀！一齊點頭：把誤了過年的罪過統統歸到朋友身上；平常日子借借免票，倒還順利，單等到底底咬牙，看人一手兒，一齊沒好意思出聲：真他媽的！

胖張先生脫下狐皮馬褂，想盤腿坐一會兒；太胖，坐不牢；車上也太熱，胖廣門上掛了汗，一茶

房，打把手巾！」又對瘦喬先生：「車裏，老非這麼熱幹嗎？坐飛機總可以涼爽一點。」

喬先生早已脫去大衣，穿着西皮箭皮袍，套着青緞子坎肩，並不覺得熱：「飛機也有免票，不難找；可是。」瘦瘦的一笑。

「總以不冒險的爲是！」張先生試着勁兒往上盤兩隻胖腿，還不易成功。「茶房手巾！」

茶房——四十多歲，身子很細很長，似乎可以隨時把腦袋摘下來，再安上去，一點也不費事——揚着滿手的熱毛巾，很想熱心服務，可是委屈太大了，一進門便和小崔聊起來：「看見了沒有，廿七，廿八，連跟」兩次車，算計好了次年三十歇班，好，事到臨期，劉先生上來了：老五，三十還得跑一趟呀！唉，看見了沒有？路上一共六十多伙計，單短我這麼一個！過年不過，沒什麼；單說這股子別扭勁！」長脖子往胖張先生那邊探了探，毛巾擦了手，撓起一條來，讓小崔：「擦一把，我就可對劉先生說了：過年不過沒什麼，大年卅「該」我歇班；跑了一年的車了，恰好趕上這麼個巧當兒！六十多伙計，單缺我……」長脖子像倒流瓶兒似的，上下咕嚕着氣泡，督得很難過。把小崔的毛巾接過來，纔又說出話來：「媽的不混用了，不幹了，告訴你，事情媽的來得邪！一年到頭，好容易……」小崔的綠臉上泛出一點活氣兒來，幾乎可以當作笑意；頭微微的點着，又要往腋下裏插着；很想同情於老五，而決不肯這麼輕易的失去自己的圓滑。自車長至老五，連各站上的掛鉤的，都是小崔的朋友，他的瘦綠臉便是二等車票，就是鬧到鐵道部去大概也沒人能否認這張特別車票的價值，正如同誰也撓得他身上老帶着那麼一二百兩塵土而不能不承認他應當帶着。小崔不能得罪人，對朋友們的愛

屈他都曉得，可就是不能給任何人本分的臉，而引起別人吃醋。他誰也不得罪，所以誰也不妒；小輩這張軍票——或是綠臉——印着全部人生的智慧。

「X，誰不是一年到頭窮忙！」小輩想道出些自家的苦處，給老五一點機會抒發抒散心中的怨恨，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悲劇的效果那樣：「我還不是這樣？大年卅還得跑這麼一遭！還還不提，明天，大年初一，媽的還得看小紅去！人家初一出門朝着財神爺走，咱去找那個臭叉，X！」綠嘴脣咧開，露出幾個烏牙；綠嘴脣併上，鼓起，拍，一口吐沫，睡在地樣。

老五果然忘了些自家的委屈，同病相憐，向小輩顫了顫長脖子，近似善表情的蹣跚。毛巾已涼，回去從新用熱水澆過；回來，經過小輩的面前不再說什麼，只微一閉眼，尙有餘怨。專施了一下，她身子微偏，把自己授到荀先生身旁。「擦一把！大年卅還動身。」問荀先生，以便重新引起自己的牢騷，對荀先生雖熟，而熟的程度不似對小輩那麼高，所以須小小的繞個灣兒。

荀先生很體面，水緞領的青呢大衣還未曾脫去，嶄新的青緞子小帽也還在頭上，衣冠齊楚，端坐如儀，像坐在台上，等着向大家致詞的什麼大會主席似的。接過毛巾，手伸到老遠，爲是把大衣的袖子縮短一些；然後，胳膊不往回幹，而畫了個大半圓圈，手找到了臉，捧得很細膩的氣派。把臉擦亮，更顯出方頭大耳朵的十分體面。只對老五點了點頭，沒有解釋爲什麼在除夕旅行的必要。

「您看我們這個苦營生！」老五不願意把荀先生放過去，可也不便再重述剛才那一套，更費搭話覺得有尺寸，正好於微意之中帶着些親熱：「卅晚上該歇，還不能歇！沒辦法！」接過來手巾：「您

再來一把？」

荀先生搖了搖頭，既拒絕了第二把手巾，又似乎是爲老五傷心，還不肯說什麼。路上誰不曉得荀先生是宋段長的親戚，白坐二等車是當然的，而且要拿出點身分，不能和茶房一答一和的談天。

老五覺得荀先生只搖了搖頭有點發忤，可是宋段長的親戚既已只搖了頭也就得設法認爲滿意。車又搖動得很厲害，他走着浪木似的走到車中間，把手巾由麻花形抖成長方，輕巧而鄭重的提著兩角：「您擦把？」張先生的胖手心接觸到毛巾最熱的部份，往臉上一搗，而後用力的擦，像擦着一面鏡子。「您……」老五覷着荀先生。荀先生不大熱心擦臉，只稍稍的把鼻孔中與指甲裏的細膩而肥美的，可以存着也可以不存着的黑物讓給了毛巾。

一待會兒就查票，「老五不便於開口就對生客人發牢騷，所以稍微往遠處支了一筆：「查過票去，二位該歇着了；要枕頭只管言語一聲。車上沒什麼人，還可以睡一會兒。大年卅，您二位也在車上過了！我們跟車……無法！」不便說得太多了，看看二位的神氣再講。又遞給張先生一把。張先生不願再賣那麼大力量，可是剛推過的短髮上還沒有擦過，需要擦幾把，而頭皮上是須用力氣的；很勉強擦完，吐了口氣，荀先生沒要第二把，怕力氣教張先生賣了，乃輕輕的用剛被毛巾擦過的指甲刷着牙。

「車上幹嗎弄這麼熱！」張先生把毛巾扔給老五。

「您還是別開窗戶；一開，準着涼！車上的事，沒人管，我告訴你！」老五急轉直下的來到本題

：「您就說，一年刊頭跑車的好容易大年卅歇一天，好，得了，什麼也不說了……」

老五的什麼也甭說了也一半因為車到了一小站。

三等車上去幾個人，都背着包，提着籃，匆匆的往站外走，又忽然猶豫了一下，唯恐落在車上一點什麼東西。不下車的扒着玻璃窗外看，有點羨慕人家已到了家，而急盼着車再快開了。二等車上沒有下去的，反倒上來七八個軍人，皮鞋亂響，皮帶油亮，搭上來四包特別加大的花炮，血紅的紙包，印着金字。花炮太大，放在哪裏也不合適，皮鞋亂響，前後左右挪動，語氣粗壯，主意越多越沒有決定。「就平放在地上！」營副發了言。「放在地上！」排長隨着。一齊彎腰，立直，拍拍，立正敬禮。營副還禮：「好啦，回去！」排長還禮：「回去！」皮鞋亂響，灰帽，灰褲，皮帶，一齊往外活動。「快下！」噠——笛聲：悶——車頭放響。燈光，人影，輪聲，浮動。車又開了。

老五似乎有事，又似乎沒事，由這頭走到那頭，看了那營副及排長，又看了看地上的爆竹，沒敢言語，坐下和小崔聊起來，他還是抱怨那一套，把不能歇班的經過又述說了一回，比上次更詳細滿意。小崔由小缸說到喇叭，都是臭X。

老五心中微微有點不放心那些爆竹，又溜回來，營副已經臥倒，似乎極疲乏，手鎗放在小几上。排長還不敢臥倒，只摘了灰帽，拚命抓頭皮。老五沒敢驚動營副，老遠就向排長發笑：「那什麼，我把這些炮放在上面好不好？」

「幹嗎？」排長正把頭皮抓到歪着嘴吸氣的程度。

「怕教人給碰了，」老五縮着脖子說。

「誰敢碰！幹嗎碰？」排長的單眼皮的眼瞪得極大而並不威嚴。

「沒關係，」老五像頭上壓了塊極大石頭，笑得臉都扁了，「沒關係！您這是上哪兒？」

「找揍！」排長心中極空洞，而覺得應略發脾氣。

老五知道沒有找揍的必要，輕輕的退到張先生這邊：「這就合票了，您哪。」

張先生此時已和喬先生一胖一瘦的說得挺投緣。張先生認識子清，喬先生也認識子清，說起來子清還是喬先生的遠親呢。由于清引出幹臣，張先生喬先生又都曉得幹臣：坐下就能打甘肅，輸掉了腦袋，人家幹臣不能使勁摔一張牌，老那麼笑不啞兒的，外場人，絕頂聰明。嘿，是去年，還是前年，幹臣還娶了個大兒，漂亮，利落。幹臣是把手，朋友！

查票：頭一位，金箍帽的臉都板起；二等車，一板一開；頭等車，都笑。第三位，天津大漢，手鎗，皮帶，子彈俱全；第四位，山東大漢，手鎗，子彈外加大刀。第五位，老五，細長脖挺也不好，縮也不好，勉強向右邊歪着。從小崔那邊進來的。

小崔的綠臉烏牙，早在大家的記憶中，現在又見着了，小崔笑，大家反倒稍覺不得勁。頭號金箍帽，眼視遠處，似略有感觸，把手中銀亮的小剪子在腿上輕碰，第二金箍帽和小崔點點頭。天津大漢一笑，趕緊板臉，似電燈的忽然一明一滅。山東大漢的手摸了換帽沿，有許多話要對小崔說，暫且等會兒，眼神很曲折。老五似乎很替小崔難堪，所以須代大家向他道歉：「坐，坐，沒多少客人，回來

說話！「小崔略感孤寂，綠臉上黑了一下，坐下。

老五趕到面前去：「荀先生！」頭號金箍帽覺得老五太張道好事，手早交給荀先生：「段長好吧？怎樣今天纔動身？」荀先生笑，更體面了許多，手退回來，拱起，有聲無字說了些什麼，客氣的意思很可以使大家想像到。二位大漢愣着，怪嘖，搭不上話，微覺身分不够，但維持住尊嚴，腰挺得如板。

老五看準了當兒，輕步上前，報告張審二位先生，查票。接過來，知是免票，乃特別加緊的恭敬。張先生的票退回；喬先生的稍遲，因為票上註明是女性，而喬先生是男子漢，實無可疑。「金箍帽的頭稍湊近一處，極快的離開，暗中諒解：除夕原可女變為男。老五雙手將票遞回，甚多歡意。

營副已大呼。排長見查票的來到急把腳放在椅上，表示就寢，不可騷動。大家都視線下移，看地上的巨炮，山東大漢點頭佩服，爆竹真長且大。天津大漢對二號金箍帽：「準是給曹旅長送去的！」聽者無異議，一齊過去。到了車門，頭號金箍帽下令給老五：「教他們把炮放到上面去！」二號金箍帽補充上，亦可以略減老五的困難：「你給他們搬上去！」老五連連點頭，脖子極靈動，口中不說，心裏算好：「你們既不敢去說，我只好點頭而已；點頭與作不作向來相距很遠。」天津大漢最為慎重：「雖是給曹旅長送去的，」老五心中透亮，知爆竹必不可動。

老五回到小崔那裏，由綠臉上的鏽暗，他看出小崔需要一杯開水。沒有探問，他就把開水拿來。小崔已顧不得表示謝意，掬出來——連老五也沒看清——一點：麼，右手大姆指按在左手的手心上，

左手灣如一弓鞋；咧嘴，臉綠得髮透白，有汗氣，如受熱放芽之洋蔥。弓鞋扣在嘴上，微有起落；閉目，脣就水盃，瘦腮稍作激勢；納氣，喉內作響；睜閉眼，綠臉上分明有笑紋。

「比飯要緊！」老五歪着頭讚歎。

「比飯要緊！」小崔神足，所以話也直爽。

荀先生沒法再不脫去大衣，脫下，眼珠欲轉而定，欲定而轉，一面是想把大衣放在最妥當的地方，一面是表示自己的態度雍重。衣鉤太低，掛上去，衣的下半截必窩在椅上，或至出一二小摺。平放在空椅上，又嫌離自己稍遠，減少水獺領與自己的親密關係，亦不能久放在懷中，正如在公衆場所不便置妾於膝上。不能決定。眼珠向上轉去，架上放自己的行李十八件三四捲，五籃，二小筐，二皮箱，一手提箱，二瓶，一報紙包，一書皮紙包。一，二，三，四……佔地方長約二丈餘，沒有厭擠之感，尙滿意。大衣仍在懷中，幾乎無法解決，更須端坐。

快去過年，還不到家！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輪聲這樣催動。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樹村墩集團的往後急退，衝開一點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煙火星急躁的冒出，後退；下面水點白氣流落，落在後邊；跑，跑，不喘氣，飛馳。一片黑，黑得複雜，過去了；一邊黑，黑得空洞，過去了。一片積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過去了。但是，還慢，還慢，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車上，燈明，氣暖，人焦燥；沒有睡意，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辭歲，祭神，拜祖，春聯，爆竹，餃子，雜拌兒。美酒佳肴，在心裏，在口中，在耳旁，在鼻端，剛要笑，轉成愁，身在車上，快去過年，

還不到家！車外，黑影，黑影，半天起伏，積雲高低，沒有人聲，沒有車馬，全無所見，一片退不完，走不盡的黑影，拖着扯着一列燈明氣暖的車，似永不散手，快去過年，還不到家……

張先生由架上取下兩瓶白酒來，一邊斟茶盤，一邊說：

「弟兄一見如故！咱們喝喝。到家過年。在車上也得過年，及時行樂！噹噹！真正廿年舊口原封，買不到，我和一位「滿洲國」的大官勻來的。來，殺口。」

喬先生不好意思拒絕，也不好意思就這麼接着。眼看着盤，手沒處放，心裏想主意。他由架上取下個大紙包來，輕輕的打開，裏面還有許多小紙包，逐一的用手指摸過，如藥舖夥計抓完了藥對着藥方摸摸藥包那樣。摸準了三包：乾荔支，金絲燕，五香腐乾，都打開，對着酒盤嬉皮笑臉：「一見如故！彼此不客氣了！」

張先生的胖手捏破了一個荔支，拍，響得有意思，恰似過年時節應有的響聲。看着喬先生喝了一口酒，還看着，等酒已走下去纔問：「怎樣？」

「太好了！」喬先生圓着點舌頭，似不肯多放走口中的酒香，「太好了！有錢也買不到！」

對喝。相讓。慢慢的臉全紅起來。隨便的說，談到家裏，談到職業，談到朋友，談到押錢的不易，談到免票……盤碰了盤，心碰了心，眼中都微濕，心中增多了熱氣與熱烈，不能不慷慨：喬先生又打開一包蜜餞金橘。張先生本也想取下些紙包來，可是看了看酒，「兩」瓶，乃就題發揮，消極的表示自家並不吝嗇：「全得喝上！一人一瓶，一滴也不能剩！這過年過得還真不差呢！酒不醉人；哥兒

倆投緣，喝多少也不礙事！乾上！」

「我的量可——」

「沒的話！廿年的原封，決不能出毛病，大年卅交的朋友，前緣！」

喬先生頗受感動：「好，我捨命陪君子！」

小崔也不怎麼有點心事似的，談着談着老五覺得有到飯車上找點酒風的必要，而讓小崔安靜的忽個盹兒。「怎麼着？飯車上去？」老五立起來，向車裏瞭望。

小崔沒拾轆兒。老五見荀先生已躺下，一雙腳在椅子上扶手上仰着，新半毛半線的棕黃色襪子還帶着中間那道摺兒。張喬二位免票喝得正高興。營副排長都已睡熟，爆竹靜悄而熱烈的在地上放着，紙色血紅。老五偷偷的奔了飯車去。

小崔圍了一團，窩在椅子上，閉上眼，嘴上叨着半截香煙。

張先生的一瓶已剩下不多，解開了鈕釦，汗從鬢角流到腮上，眼珠發紅，舌頭也木，話極多。因舌頭不利落，所以有些話從橫着來，但是心中還微微有點力量，在要對喬先生罵街之際，還能捲住舌頭，把亂罵變為豪爽，並非鬧酒不客氣。喬先生只吞了半瓶，臉可已經青白，白得可怕。掏出煙捲，扔給了張先生一支。都點着了煙。張先生煙在口中，仰臥椅上，腿的下半截懸空，滿不在乎。想唱「孤王酒醉」嗓子乾辣無音，用鼻子吐氣，如怒牛。喬先生也響下去，手指夾煙捲，眼直視斜對過的排長，腳，心跳，喉中作隔，臉白而微癢。

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輪聲在張先生耳中響得特別快，輪聲快，心跳也得，忽然嚇——，頭在空中繞灣，如繩子盤空，到處紅亮，心與物一色，成若干紅圈。忽然，喧聲收斂，心盤旋落身內，微收睜眼，胆子稍壯，假裝沒事，胖手取火柴，點着已滅了的香煙。火柴順手拋出。忽然，桌上煙氣極強，盤，瓶，几上，都發綠光，飄渺，活動，漸高，四散。喬先生驚醒，手中煙捲已成火焰。拋出煙捲，雙手急撲几上，瓶倒，盤傾，紙包吐火苗各色。張先生臉上已滿是火，火苗旋轉，如舞火球。喬先生想跑，几上火隨紙灰上騰，架上紙包彷彿探手取火，火苗聯成一片。他自己已成火人，火至眉，眉焦；火至髮，髮響；火至唇，唇上酒然起，如吐火判官。

忽然，拍，拍，拍……連珠炮響。排長剛睜眼，鼻上一「雙響」，血與火星並濺；起來，狂奔，脚下，身上，萬聲俱發如踐地雷。營副不及立起，火及全身，右眼被擊碎。

衛光生驚醒，光看架上行李，一部分紙包已燒起，火自上而下，由遠而近，若橫行火龍，混身火活。急起飛智，打算神竄而逃，拾鞋打玻璃，玻璃碎，風入，火狂；水顛傾，四捲九籃，身上都成燃料。車疾走，呼，呼，呼，風；拍，拍，拍，爆竹；衛先生狂奔。

小崔慣於旅行，聞聲尚不肯睜眼，火已自足部起，身上極燙，煙土燒成膏，急坐起，煙，炮，火，光，不見別物。身上煙膏發奇香，至燙腿已不能動，漸及上部，成最大煙泡，形如葫。

小崔不能動，張先生睜得不知道動，衛先生狂奔，衛先生狂奔，排長狂奔，營副跪椅上哀號。火滾金車，硫黃氣重，紙與布已漸隨爆竹聲殲滅，盤斂，煙濃；火炙，煙毒，奔者倒，跪者聲竭，煙更

濃，火入木器，車疾走，風呼呼，烟中吐紅焰，四處尋出路。火更明，煙白火舌吐窗外，全車透亮，空明多姿，火舌長曳，如懸百十火把。

車入了一小站，不停。持籤的換籤，心裏說「火！」持燈的放行，心裏說「火！」搬開的搬開，路警立正，都心裏說「火！」站長半醉，尚未到站台，車已過去，及到站台，微見火影，疑是眼花。持籤的交籤、持燈的滅燈，搬開的復開，路警提鎗入休息室，心裏都存着些火光，全不想說什麼。過了一會兒，心中那點火光漸熄，羣議如何守歲，乃放炮，吃酒，打牌，天下極太平。

車出站，加速度。風火交響，星火四落，夜黑如漆，車走如長燈，火舌吞吐。二等車但存屋形，火光裏實存炭架。火舌左右撲空，似乎很失望，乃前乃後，入三等車。火舌的前面，烟爲導軍，脾臭焦甜。烟到，火到，「火！火！火！」人聲忽狂，胆要裂。人多，志昏，有的破窗而遍疑不肯跳下，有的奔逃，相擠俱仆，有的呆坐，欲哭無聲，有的拾起筐籃……亂，怕，無濟於事，火已到面前，到身上，到頭頂，哭喊，抱頭，拍衣，狂奔，跳車……

火找到新殖民地，物多人多，若狂喜，一舌吐出一舌遠擲，一舌半隱烟中，一舌突挺窗外，一舌徘徊，一舌左右聯燒，姿體萬端，百舌齊舞；漸成一團，爲火球，爲流星，或滾或飛；又成一片，爲紅爲綠，忽暗忽明，隨風爬行，突裂烟成焰，急流若驚浪；吱吱作響，炙人肉，燒毛髮；響聲漸雜，物落人噁，呼呼借風成火陣；全車燒起，烟濃火烈，爲最慘的火難！

又到站，應停。持籤的，打燈的，收票的，站崗的，同行，正站長，副站長，辦事員，書記，聞